

农村文艺丛书

桃红柳绿

《参花》编辑部 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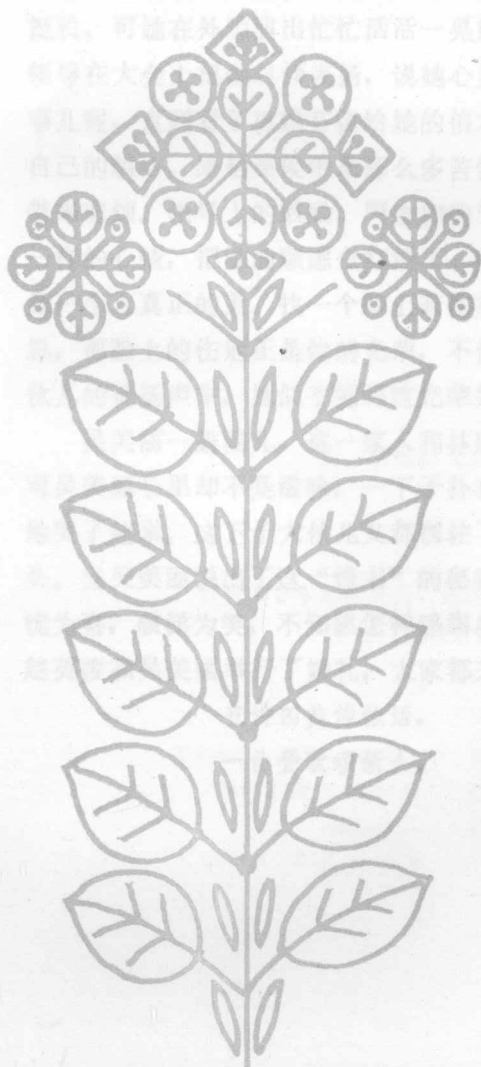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农村文艺丛书

桃红柳绿

《参花》编辑部 编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[illegible]

桃红柳绿

《参花》编辑部 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白城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375印张 2插页 89,000字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360册

统一书号: 10091·950 定价: 0.43元

目 录

小院春秋.....	齐玉峰 (1)
酒鬼新传.....	郑国刚 (10)
二木匠取油.....	王曦昌 (16)
桃红柳绿.....	奚青汶 (23)
心里美.....	奚青汶 (40)
送 表.....	张宝义 林和平 (50)
郝艳霞三帮“媳妇迷”.....	李鹏飞 (57)
王老二听声.....	杨 景 (71)
“酒葫芦”醉酒.....	尹 丰 (76)
送 礼.....	栗淑芳 (82)
“真刀子”初试锋芒.....	王兆田 (92)
金 豆.....	耿 直 (104)
二绞锥打鱼.....	栗淑芳 (111)
生一个最好.....	刘绘新 (122)
情书的秘密.....	李鹏飞 (129)

小院春秋

古桥镇村边上有座小院儿，院里住着两户人家。前屋里住的是孙寡妇，后屋里住的是刘寡妇。孙寡妇只有一个女儿孙玉姣，刘寡妇只有一个儿子刘利民。孙玉姣和刘利民从小一块玩儿，长大了一块儿上学，两人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亲如兄妹。

孙寡妇家祖传是厨师，到了孙寡妇这一辈儿，因为没有儿子，老孙头儿便把烹调手艺传给了闺女玉姣，玉姣心灵手巧，好学上进，博采众长，不但把祖传的手艺学到了手，而且又提高了一节儿，一本《中国菜谱》背了个滚瓜烂熟，记了个结结实实，前些年没机会施展她的绝艺，便在家里一日三餐上下功夫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这叫家庭练兵。

碰到村里有办红白喜事儿的，她便毛遂自荐，去当厨师，替主人家精打细算，反复掂掇。几样平平常常的蔬菜，不丁点儿肉，经她一鼓捣，便做出色、香、味俱美的满桌佳肴，又好吃，又好看，又省钱。一根萝卜，一把蔬菜，也要摆弄出个花样来，什么“凤落玉盘”、“锦上添花”……名目繁多。她用蔬菜雕缀的花儿，象从花园里刚摘下来摆在盘里。

一样；她雕缀的鸟儿，栩栩如生，如同真鸟落在盘上，不亚于精湛的艺术品，令人欣赏不够，不忍吃掉。

玉姣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儿，啧啧称赞她的手艺时，感到非常幸福。她常常是谢绝了主客的劝饮，红着脸，收拾起自己的厨具，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“事儿上”。

人们光夸玉姣手艺好，殊不知为练手艺她手指上受过多少次刀伤、烫伤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如今孙玉姣的烹调技术真是隔着门缝吹喇叭——鸣（名）声在外了。

孙寡妇为这个常阴沉着脸唠唠叨叨地说：“你这个死丫头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迷住了心窍，搭上功夫不挣钱，只图落个好厨师的名儿，顶啥用？家里的活儿要不是你利民哥帮着干，指着你行吗？”

每当这时候，玉姣都向娘文静地一笑，把两条长辫子往背后一甩，拿起农具，跟伙伴们下地干活儿去。

俗话说，“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着”。玉姣在不声不响中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，出落得眉清目秀，身材窈窕，吸引得小伙子们有事儿没事儿总往小院儿里跑。玉姣只是等距离外交，对哪个也不远不近，任凭小伙子们海阔天空地议论，她只是笑眯眯地坐在一旁看她的《中国菜谱》，从不搭话，但心里有数。

为此，惹得孙寡妇天天磨叨：“天天招来一屋子两炕，也不知道你看中了哪个！你早一天有了主，我也早松一天心。要是你爹在世，我才不着急呢！”

玉姣被叨唠急了，才嘟囔说：“我不出这个院儿！”

孙寡妇为女儿玉姣的婚事，抓心挠肝，暂且不表，再说刘寡妇一家。

刘寡妇家祖辈务农。刘寡妇的丈夫刘志田是出了名的庄稼通，全县有名的劳动模范，县委树立的一面红旗。去年秋天，为拦惊车，不幸身亡。

刘利民自小受了父亲的熏陶，年纪不大，却成了农业上的全才，加上他有文化，好钻研，科学种田胜过他父亲百倍，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“农业科学家”。

该婚配娘儿心，刘利民一晃成了二十七岁的大小伙子。虽说刘家人口少，利民长得魁梧英俊，一表人材，但因经济条件差，工分不值钱，甭说眼高的姑娘不肯降格低就，就是利民自己也觉得家徒四壁，虽有追求的目标，也没表露恋意的勇气。

刘寡妇见和利民年一年二的小伙子们都娶上了媳妇，眼馋的不得了，不由得嘟囔利民：“你就知道摆弄庄稼，一点儿也不替我想想，我有今年少明年的，缝缝连连要没有玉姣帮着，我可伺候不了你啦！”

逢到这时候，利民便说：“有活儿你就叫玉姣帮着做吧，住一个院儿，互相帮助呗。”

刘寡妇生气地说：“要是人家玉姣出了门子呢？”

利民安慰母亲说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到时候就有办法啦。”

常言说，“娶媳妇看家当”。刘寡妇看看自己的家境，置办不起七十二条腿儿，更没藏娇储美的金屋，每每想到这里，她总是皱皱眉头，长长地嘘上一口气。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眨眼间到了一九八一年，队里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，包产到户。刘家母子包了四亩责任田，孙家母女也包了两个二亩。孙刘两家家住同院，地为紧

邻。家里的活儿缝补浆洗玉姣替刘寡妇干得更多了，玉姣也真会打扮人，把利民打扮得干干净净，利利落落。地里的活儿施肥、浇水、定苗、锄草……利民总带着玉姣干，无形中两个人出门进门在一起的时间多了，互相之间都觉着对方有点“那个”，却谁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来，捅破这层窗户纸儿。

农村落实了经济政策，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，除了干地里活儿外，队里的能工巧匠们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，纷纷取得了营业执照，抽空经营各种生意。

古桥镇紧挨着公路，是车来人往的交通要道，过往的行人都要在这里“打尖”。一两处炸饅子、卖茶水的远远满足不了旅客的需要。

这一天，利民和玉姣从责任田里干活儿回来，看到旅客们把两处炸饅子的围了个风雨不透，炸饅子供不应求，不少旅客只好空着肚子离开古桥镇赶路。

看到这情景，玉姣不由得眼热起来，她捅捅利民：“看，买卖多好哇，在这儿开个饭铺儿，收入准错不了，又解决了旅客吃饭问题。”

“还能施展你的手艺。”利民笑着赞成地说，“那你就张罗着开个饭铺儿吧。”

玉姣想了想，说：“哪儿那么简单，困难多着呢！”

利民热心地说：“你放胆干吧，拾掇房子的活儿我包啦。”

玉姣摇摇头：“房子好说，饭铺儿一开张，把我就拴住了，地怎么办？”

两个人边走边说，回到家里还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。玉姣本来就寡言少语的，心里有事儿，更是双眉紧皱，一言不发。

孙寡妇见女儿心事重重，便轻声儿问：“姣儿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”

玉姣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，她妈说：“开个饭铺儿敢情好，进几个钱儿，花着也方便。这些年咱娘儿俩常年累月地不沾荤腥，想给你置办点儿衣裳，也囊子儿皆无，日后出门子总不能这么寒素。”

“娘，我哪儿也不去，”玉姣红着脸说。“开饭铺儿好是好，可咱们的地让谁给种呢？”为这事儿，娘儿俩真的伤开脑筋了。

利民回到家里，也是丢魂落魄地尽想开饭铺儿的事了。刘寡妇见儿子眉头紧锁，吃饭不香，便担心地问：“民儿，怎么啦？”

利民便把玉姣想开饭铺儿的事儿说了一遍，刘寡妇说：

“一时半晌的，锄锄耨耨咱可以搭把手，长年累月地帮着莠弄庄稼，怕是不好办呀！孩子，别想啦，吃完饭早点歇着去，明儿个还得起早耨地呢。”

利民躺在炕上，翻过来，掉过去地睡不着，牵肠挂肚地放不不开玉姣的事儿。

“利民，利民哥，你睡了吗？”这时候，玉姣在窗户底下轻声地问。

利民一个鲤鱼打挺儿坐了起来，忙说：“没睡，没睡。”说着，下炕去开门。

玉姣进了屋，坐在炕沿儿上，未着说话先红了脸：“刚才俺娘儿俩合计了一下，要想地里、饭铺儿两不误，只有咱两家合起来……”

利民一听“合起来”几个字，脑袋嗡地一声变大了，心

勤勞致富



里象揣上了一窝小兔子，扑腾个不停，忙问：“怎么合？”两眼直望着玉姣的脸。

玉姣被利民看得不好意思，脸红得更厉害了，忙解释说：“咱两家来个互助：把俺家的房腾出两间来开饭铺儿，俺娘俩住一间就行了，再请大娘搭把手，俺娘儿仨把饭铺儿这一摊揽过来，两家的八亩地你就全种起来，打了粮食赚了钱，咱两家一家一半儿，就是你太累了……”说着，望着利民莞尔一笑。

“不累，不累，八亩地俺撒着欢儿就种上啦。”利民高兴地一拍大腿，大声说，“好主意，好主意，我告诉俺娘去！”

利民的话音儿刚落，她妈便在里屋答了声：

“这么办好，我知道啦！”

孙寡妇也嚷着走了过来：“好是好哇，就是累了利民啦！”

刘寡妇忙说：“还不是一样吗？饭铺儿一开张，全指着玉姣呢，咱两家谁跟谁呀，往后就是一家子啦！”

孙寡妇乐呵呵地说：“可不是呗。”

玉姣抬头看了利民一眼，发现利民也正在看她，忙低下了头。

两家都是勤快人，说干就干，拆墙垒门，搬砖砌灶，抬板搭桌，忙到半夜，小饭铺儿有了眉目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利民和玉姣便骑上车子带着筐，奔了城里，先到工商管理局领了开业执照……又买了碗筷等用具。回到家里，利民亲手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快吃小店家常便饭”，下联是“方便顾客味美价廉”，横批是“为您服务”。

小饭铺儿一开张，就吸引了无数顾客来品尝饭菜的味

道。只见玉姣她：白罩衣，身上穿，笑微微，站灶前，大炒勺，手上端，油盐酱醋巧搭拌，看火候，掂三掂，香味浓，引人馋。

两个老妈妈跑堂，来往不停，服务热情周到，顾客们抱着希望而来，心怀满意而去；意见本上写满了表扬，其中有一页是这样写的：“莫道厨师是姑娘，年轻艺高本领强，饭菜可口花样多，招待言语暖心房，身站灶旁为四化，这样青年该表扬！”

顾客是带腿儿的告示，旅客是山南海北的都有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小饭铺儿的名声越传越远，生意也越来越兴隆。刘利民下地回来，看见玉姣和两位老人忙得不可开交，就缩起袖子，帮着端饭、洗碗，招待顾客。刘利民也是一个有计谋的人，他把八亩责任田种了七亩粮食，一亩菜。菜园里的菜除了自家吃、供饭铺儿用，余下部分便上市去卖，两家的生活很快变了样。

飞雪迎春，送走了一年，小饭铺儿结了账。这一年，地里打的粮食除了交公粮，净落两千斤。饭铺儿除了纳税，净盈利八百元。

大年初一，四口人一边吃着饺子，一边商量着开春儿的买卖如何做。

刚吃俩饺子，玉姣便停住筷子，先看了利民一眼，脸蛋儿一红，轻声说：“别的没什么，就是餐室太小。一间屋子忒窄，要扩大，只有把俺娘俩住的这间屋腾出来，可这样，俺娘俩就没住的地方啦。”

利民“喷儿”笑了：“看你，现放着三间后屋，你跟俺婶

俺娘住一间，不行吗？”

刘寡妇忙说：“我那铺炕上宽绰着呢。”

玉姣又抬头望了利民一眼，话外有音地说：“行倒是行，我跟大娘作伴儿到多咱是一站哪？”

知女莫过娘，孙寡妇听了玉姣的话，暗自点了点头，拿起四个空碗，说：“我给你们盛汤去。”说着，进了灶间。

锅勺一响，孙寡妇喊了起来：“老嫂子，帮帮忙，我可没长着四只手，一下端四碗汤！”

“唉，来喽！”刘寡妇应声进了灶间。

孙寡妇忙拉住刘寡妇，小声说：“你呀，怎么一点儿眼力都不长，你看不出，俺闺女的心让你儿子给拴住啦！刚才玉姣的话儿，那不是挤对利民把话儿挑明吗？”

“啊！……”刘寡妇恍然大悟，乐得要放声喊起来，孙寡妇急忙捂住她嘴，悄声说：“别嚷，咱俩就瞒等着他们给磕头吧！”

话虽这么说，可刘寡妇心里没底儿。她把耳朵贴到门缝儿上，想听个究竟。可两个青年人却越坐越近，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低，啥也没听清。她正捉摸不定，只听玉姣和利民齐声叫道：“娘，快来呀！”

孙寡妇一拉刘寡妇，两位老人端着汤回到了屋里。因为了结了她们的一桩心事，乐得走路都颤颤巍巍的。到屋里，孙寡妇望着两个年轻人，笑着说：“你们不说我也知道，我去拿瓶甜酒来……”

“娘……”利民和玉姣同时叫出声来，可他俩的脸也都一齐红到了耳朵根儿。

酒鬼新传

郑国刚

鸡叫二遍时，马鹿沟的老夏头儿咽了气。虽然气没了，眼睛可瞪得溜圆，上年岁的人嘀咕说，那是叫郁火顶的。偏巧又赶上下起毛毛雨来，有人又说，连老天爷都对夏家儿女恼怒了。这些话是有来由的。

老夏头儿有三个儿子俩姑娘。别看儿女双全，可他却没个安身之处。前年，经大队公断，在三儿子夏德福家落了脚。这老头儿，老实巴交又好脸，平常受气，不爱对外人说。昨晚临病危，身边连个守夜的都没有，难怪他郁火冲心，顶得双目溜圆。等夏德福发现硬尸了，再把兄妹找来，给老人穿上寿衣，抬到停尸排上，已经是九点来钟的光景了。

家丑传得快，不多工夫，从张家传到李家，从村南传到村北，老夏头儿受虐待的事儿，传遍了整个生产队。马鹿沟这地方有个好风气，往常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只要听到信儿，人们就赶去帮忙。今天，大伙儿心中有气，尽管下雨不能干活儿，谁也不愿登夏家门。要是老队长在家，吆喝一声，大伙儿也许能动弹，偏赶上老队长到县里买化肥没有回

来，大伙儿一晒台，夏家儿女可就抓瞎了。

快十点钟了，也没人到场。夏家儿女心里明镜似的，由于他们不尊敬老人，惹起众怒了。六月天，尸体不能久停，头晌必须发送，坟墓地在后大岗，人手不够怎么能行呢。全家人着急，哥儿仨更是急得打磨磨。就在这时候，夏德福的儿子买酒回来了。看到酒瓶子，夏德福的眼珠转悠了几下，伏耳对两个哥哥说：“有了！把酒鬼找来，怎么样？”经他这么一提，两个哥哥象水浇的苣荬菜——抖起精神来了，嘴没出声心里说：嗯，只要酒鬼一出头，送葬的事就没说的了。哥儿仨愧于不尊敬老人的窘境，谁都打健出头露面，推来让去，又合计了一通，最后决定由三媳妇淑芳出马。这淑芳长了两片八哥儿嘴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更为拿手的是，脑瓜机灵，会随机应变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派她去是最恰当不过了。淑芳本来不愿意出面，无奈，老公公的尸体就停放在自己的外屋地上，不趁早打发出去不是个事儿。她只好撅着嘴，拎上两瓶烧酒奔酒鬼家。

酒鬼的名字叫赵大广，五十来岁，有一把好力气。年轻时，春头秋尾下河抓蛤蟆，十冬腊月上山放套子，和烧酒结下了交情。上年岁了，一天三顿酒，一顿也能揭上个半斤四两的。队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，他总是头一个到场，最末尾一个下桌，经常是不醉不算完事，为此，得了个酒鬼的外号。这当然是他的缺点，不过，人各有所长，酒鬼为人有副热心肠，肯于为乡亲们出力帮忙，再加上十分孝敬老人，所以乡亲们对他都非常尊重，就连老队长还时常找他合计事呢。今天，夏德福想找赵大广的原因有两个：一是，酒鬼最

馋酒，用酒就能把酒鬼引来；二是，酒鬼有威望，他出头一张罗，起码实在亲戚准能来，只要有十几个人手，头晌就能出殡了。

再说淑芳，一边走一边琢磨，头一句话该怎么出口。她前脚刚迈进赵家门槛，就听赵大广说：“二宝娃，给爷爷装斤酒去，今儿个下雨不能干活儿，爷爷要晕乎一阵儿。”淑芳一听，喜出望外，后脚一抬，麻溜进了屋，接过话碴儿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老赵大哥，到俺家去喝吧，管保让你好生晕乎晕乎！”赵大广一见淑芳来，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，他脸一抹搭，“嗯”了一声，故作不解地问：“平白无故，到你家喝的哪门子酒？”“啊，俺公公去世了，请大哥去……”平日里口舌伶俐的淑芳今天却拙嘴笨腮了。不过，她毕竟是个厚脸皮的人，急忙把手中的两瓶酒往柜上一放，随后哈腰把老赵的鞋拾起放到炕沿上，嘴里说道：“大哥，喝不喝酒是另一码事，俺知道，大哥是个热心肠的积德人，劳您的驾，费您的神，帮俺家一把，俺们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德！”淑芳以为用酒一引，再说些拜年的嗑，酒鬼就迷糊了呗。可她还真想错了，酒鬼馋酒不假，也喜欢让人奉承，然而，对于那种不尊敬老人的人，他半拉眼珠也看不上。要不是按街坊辈，淑芳是兄弟媳妇，他早就骂起来了。淑芳奉承了一通，伸手就要拉起赵大广，老赵用白眼珠瞪了她一下，回身往炕上一侧歪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你把那两瓶酒收回去。我这个人哪，今天改肠了，不想积什么德。该请谁，你就痛快点去！”说罢，两眼一闭，不作声了。淑芳被闹个顶头碰，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她知道，酒鬼的犟劲儿一上来，九条牯牛也拉不动。她只好道

讪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好吧，酒，你留着喝，等睡好了我再来请你。”“我不要你家的酒！”赵大广睁开眼睛，淑芳已经出屋了。老赵冲着外头“呸”了一口，骂道：“老天爷白给你们一张人皮了！你们的酒也没有正味儿！”说着，下地拎起那两瓶酒就要摔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赵大广的母亲听到了动静，从东屋走过来问，“啥事，你嚎嚎咧咧的，还要摔酒瓶？”赵大广放下酒瓶，把刚才的事学说了一遍。老太太长吁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老夏家兄妹和媳妇是可恶，可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得帮这个忙才是呀！”赵大广忿忿地说：“一想到他们做的缺德事我就来气，给他们个‘眼罩’戴戴！”

母子俩正说着话，门又开了，三个半大小子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，怯生生地走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嘴里连声央求着：“奶奶，大爷，帮个忙吧，快去帮个忙吧！”边说边哇哇哭起来。老太太见此情景，急忙摆手叫他们起来，那个最大的男孩说：“大爷不去，俺们就不起来。”那个小女孩说：

“俺爹叫俺们多给你们磕几个头呢！”哭声和哀求声使赵大广心里又气又疼，气的是，老夏家用这套旧办法折腾孩子们；疼的是，幼小的孩子跟着他们遭冷眼。赵大广冲着孩子们说：“快起来吧。”“大爷，你答应啦？”孩子们止住了眼泪望着他，见他没点头，还是不肯起来。老太太急了，训斥道：“大广，你不看大人还得看孩子呢，看在孩子们的份上，你就快去吧！”听母亲这样说了，赵大广只好压住火气，把孩子们一个个地拉起来，又问道：“你们长大能尊敬老人吗？”孩子们连连点头。老赵长出了一口气，叫孩子们拎着那两瓶酒，自己